

台风中的使命

◆ 吕爱军

今夏上海酷暑难消,每年都有的台风总是擦肩而过。回想去年战台风、送邮送报的一幕幕,依然记忆犹新。

义无反顾钻进雨帘

天气预报,受台风“海葵”影响,8月8日上海有台风暴雨。根据往年的经验,想那暴雨台风不过一两个小时的事情,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尽管心里有准备,但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,我还是被它的气势镇住了,特别是它对我们工作影响的持久性和造成的困难程度。

清晨5点30分,从家里出门上班时,雨已像珍珠般从空中洒落下来。到了大华邮局,衣服已湿透了。雨越大,同事们上班来个湿淋淋的,但没有一个人迟到。看了报纸才知道,市政府有公告,所有今天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晚上班一律不算迟到。为确保人身安全,市政府还要求市民和各行各业的员工减少外出的次数。邮局领导决定,把原来的上午两频次出班规定改为一频次。

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疑虑在心头:这样的天气怎样出班送邮件和报刊?但时间不容你迟疑。整理好报刊和邮件,已快到10点,雨却还没有停的意思。天空阴沉沉的,风打着呼哨穿过巷道。没什么好再犹豫的,所有的投递员都穿好雨衣,捆扎好邮包,义无反顾地钻进了雨帘中。

快慢结合悉心投递

雨水很快淋湿了全身。一阵狂风吹来,脸庞湿了,眼镜模糊,眼前一片迷茫。路上行人稀少,汽车经过更是水花四溅,一片水雾弥漫。我索性摘掉眼镜,免得因视线模糊发生意外。

在投递员中流行这样一句话:“不怕天热天冷,就怕刮风又下雨。”天再热再冷对邮件都没有影响,怕的就是下雨淋湿了邮件。我把挂号信用塑料袋好装在安全包里,斜背在肩上,外面再穿雨衣,双重防护。来到小区,下了车,我小心地掀开雨衣的一角,拿出邮件,又迅速盖好邮包,然后疾速冲到信箱前,把邮件投入信箱,以免被雨水淋湿。投递挂号信,我要把雨衣拉链拉开,打开安全包,看一眼收件人地址和姓名,再敲门铃告知。有不愿下来的,还要送上去。这样一套慢动作下来,要比平时多一半的时间。一个频次送完,要比平时多花几乎一个小时。中午12点30分,我终于完成了上午的投递任务。回到邮局,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没有一处干的。换了同事借来的干衣服,喝

完邮局烧好的姜汤,被雨水泡麻木的身体总算有了一些暖意。

中午,雨越下越大,风越刮越急。天暗了下来,像夜晚降临,黑沉沉雾蒙蒙压在头顶。套好《新民晚报》已经是下午4点钟,大雨一口气下了三个多小时却还不罢休。这种情况下出去投递,邮件报纸必定被打湿。上级来了紧急通知,暂停平信和挂号信的投递,改为明天投递,以免损坏邮件,减少不必要的损失。《新民晚报》则必须按时投递,把报刊信息快速传递到居民手中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。用雨衣把《新民晚报》像捆粽子似的包好,我们推着车,再次冲进暴雨中。

顶风破浪及时送报

深一脚浅一脚上了马路,骑上车。雨一阵紧似一阵,下豆子似的砸下来,打得雨衣都啪啪作响。一路上白花花一片,水面暴涨,脚下的路都看不见。远处,林立的高楼都似乎在风雨中动摇了,飘摆不定。

风肆虐,路边的树木匍匐弯腰,经不起折磨的就永远起不来了,连根拔起,歪倒路边。我也匍匐弯腰,握紧车龙头,使出最大力气,顶住狂风的推力,克服轮下的阻力,费劲地踩着车。车轮在水中劈开一条道,车子像一条窄窄的小船在乱流中破浪前行。

小区里如泽国一般。为了不让报卡和《新民晚报》遭雨淋,情急之中我想了一个办法:把报卡藏在雨衣下,掀开雨衣看一眼报卡,按数抽晚报,弯腰护着晚报冲到信箱前投进去。尽管这样,湿淋淋的双手还是把晚报润湿一片。我就这样掀开,盖上,掀开,盖上,重复着机械的投递动作,双脚在没过小腿的水中蹚过。进了水的鞋走起路来,发出哗叽哗叽的响声。我感到了雨水渗透皮肤的凉意,从头到脚。雨水总是从前额流下来,挡住了眼睛,抹也抹不及。

最后一份垫底的《新民晚报》还是没能逃脱被打湿的厄运,我带着愧疚把它递到订户手中,歉意地说:“不好意思,报纸打湿了,请烘干再看。”对方倒是非常理解我们的难处,满不在乎地说:“没事的,下这么大的雨,哪能不湿的,倒是该感谢你们,下这么大的雨还给我们送报纸。”我一阵宽慰。

晚上7点前,我终于完成了投递《新民晚报》的任务。雨势仍绵绵不绝,回到邮局,看到同事们都安全地返回,一种战胜暴风雨的自豪感在心中升起。

第二天,一位订户给大华支局写来表扬信:“及时收到报纸,在惊喜捧读报纸新闻之际,不禁想到可敬的冒着狂风暴雨送报的投递员,他们真的了不起!”对此,我们的回答是:“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。”

每年八月底,是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。大学校园里热闹起来,有不少是自驾车来的,现在更能看到宝马、奥迪等豪车停满校园,学校成了临时汽车博览会。每当这个时候,便会想起我当年艰难曲折的上学路……



一瘸一拐 无奈折返

那年高考结束后,我便回家干农活了。那天我到镇上同学家,听说大学发榜了,我和同学就去邮局取录取通知书。我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,惊喜之余又感意外,因为这不是我第一志愿。

我家在江苏吴江芦墟镇,东北可真算得上是“那遥远的地方”了。可是,“好儿女志在四方”,何况,哈工大也是名校。说不得,这遥遥的上学路,我得走上这么一走。

此时已是8月23日,9月1日报到。路途遥远,时间紧迫。于是家里商量作了分工:母亲和姐姐日夜赶做棉袄、棉被、棉鞋,因为听说哈尔滨非常冷;我哥办粮油和户口迁移证;我则回学校办团员迁移证及路途补助。两天后,一切办妥,我含泪挥别年迈的祖母和母亲,匆匆上路了。

火车到了南京下关车站,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,故需自行乘长江轮渡到浦口车站。一下车,只见浦口车站人山人海。怎么回事?四处打听,原来河北大水,天津海河铁路大桥冲垮,往北的列车全部停止。听到这个消息,第一次出远门的我一懵了,不知所措。

好在当时学生很多,大家议论纷纷,最后决定派代表与南京铁路局交涉。铁路方面的答复是:什么时候通车不知道,可在南京等,也可凭车票免费乘车回去,在始发站退票。南京我没有亲戚,没办法,只好原路返回。

经过两天多的奔波,我已是疲惫不堪,口舌生疮,嘴上起泡。更严重的是,新布鞋磨破了脚,脚趾肿胀发炎,走路一瘸一拐,疼痛难忍。到苏州火车站后再要去码头坐船。正午时分,烈日当空,骄阳似火,到轮船码头要走二里多路。我拎着东西,咬着牙在滚烫的马路挪步,衣衫都湿透了。好不容易挨到轮船码头,人也瘫了。

在船上遇到两位同学,我就托他们去我家叫我妈摇船来接我,我可实在走不动了!当我妈看到我那副狼狈相时,心疼不已,和我一一起抱头痛哭……

再次出发 偶遇同伴

在公社卫生院住院开刀,过了一个多星期,炎症总算消退,人能走动了。眼看已经开学了,我心焦不已,可是也无可奈何。

打点行装,重新上路吧!百般打听,只有一条曲折的路线:去北方只有一趟到烟台临时客车,下车后需转乘海轮到大连,再从大连乘车到哈尔滨。咬咬牙,我一人又重新上路了。

苏州火车站买票要预先登记,每天30个名额。我去登记时恰巧是第31名,郁闷不已。第二天,我想不甘心,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去了。正好有人没来,第30号票就给我了,这下真把我高兴坏了。

晚上半夜三更,昏暗灯光下,马路上空无一人,寂静无声。我拎着东西,心中发怵,硬着头皮,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火车站。临上车前,碰到了一位也是学生模样的人。一问,跟我竟然是同校同系的!我们便结伴而行,我也心安了不少。

在烟台下车后,我和新同学一起找旅馆、找饭店。旅馆都是土炕,睡得很不舒服;饭店找了很多家,都没有米饭,只有馒头煎饼,没办法,只得吃面条。这就是我要开始过的北方生活呵!不习惯,也得慢慢习惯。

沧海平原 莽莽东北

第二天我们登上去大连的海轮。第一次见到大海,我站在甲板上尽情欣赏:蓝天白云下,浩瀚大海一望无边,蔚蓝的海水中不时看到漂浮的水母和游弋的各种海鱼。船卷起的汹涌白浪把我们送向未知的彼岸。心中既有憧憬,也有不安……

4个多小时后到达大连。我们无心留恋海港美景,赶紧买票上车,急切地继续向哈尔滨进发。列车在莽莽的东北大平原上疾驰,我的心早已飞向远方。这里景色与江南水乡已迥然不同,真是“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”!

到达哈尔滨,已是晚上10点多,寒气袭人。我穿上棉袄,到处打听往哈工大怎么走,终于碰到了两位工大高年级同学,把我俩一直带到工大二宿舍。同学们已睡下了,见状纷纷起来把棉被给我,问这问那,有说不尽的话。一问,原来,已经上课十多天了。

折腾了二十多天,总算到了!我舒了口气,又累又满足地在床铺上躺下。

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,但我仍会时常想起人生旅途中这段特殊经历。这段艰难曲折的上学路,让我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稚嫩青年,长了见识,练了意志,迈出了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大学生的第一步。

在博客里结识霍日焯先生,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时间,但一来一去,已成相知。

去年11月下旬我的博客里留下霍先生一长串足印,他连续浏览了我的若干篇日志,写下若干条评论,我很感动。回访这位陌生的来客,他的博文里的一段话让我心灵为之一震:“最初,对于博客是什么东东,并不清楚。但是有一点,我明白:晚年如果无所事事,那就意味着等死。”作为同龄人我禁不住拍案赞同,霍先生说得何等振聋发聩,痛快淋漓!人老了总是要死的,但活着一天就应当有一天的精彩,如果晚年之际真的无所事事,那与静静地等死有何不同!真是快人快语,直截了当。相比之下,我当初建博的开场白就显得过于文雅了。

霍先生还说:“余生有限,再也不能浪费了。一定要找点事情做做,写写回忆录,记记所见、所闻、所思……”他的博文丰富多彩而有个性。在回答一些老友何谓“博客”时,霍先生更是妙语连珠:“博客,就像卡拉OK,想怎么唱(写)就怎么唱(写)。”“博客是‘自留地’,只要不种罂粟,种什么花,栽什么树,都由自己作主。”多么形象,多么生动!

退而不休的霍先生豁达乐观,精力旺盛,兴趣多样,勤奋好学,在他的博客里大家看到的是终日忙碌的身影。读书、篆刻、书法、摄影、旅游、交友,还在网上编辑电子刊物。他把博客看作没有围墙的“大学”,坚信自学成才不是梦;他把博客作为体验“心有多宽,世界就有多宽”的园地,丰富生活,陶冶心灵;他把博客当作友情的纽带和桥梁,编织着当年在工作岗位患难与共的战友之情,也编织着霍氏大家族的同宗亲情……

我曾自以为自己蛮勤奋的,可是与霍先生比起来,真自愧不如。年近70的霍先生如此热爱生活,乐观向上,这一切源自于他的人生经历与感悟。当年他和一大批热血方刚的年轻人离开繁华的大都市奔赴“三线”,在偏僻的山沟、荒原为祖国的建设奉献了青春年华。艰苦的磨炼永远是人生的一部教科书,也是终身受用的财富。

在霍先生的身上,我看到了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;如今岁月已逝,然而生命之火依然炽热。热情直率的他说要送给我一方“烙印”,前几天就寄来一个分量挺重的大盒子。我很纳闷,究竟是什么样的烙印?打开一看:一本《浦东景如画》画册,专门送给我夫人的(她的故里在浦东);一本他参与组稿的《锦江岁月》,当年“三线”企业人员的回忆文集;一本“三线”人后代,也是“三线”才女晓露的博文集;一方刻了我姓名的石印,还有“金陵拍客”等烙印。最让我开眼界的是,“烙印”原来是在被人们随手扔掉的白色泡沫塑料上刻制的,细细回味,真是匠心独具。

上海霍先生的友情深重,积极的人生态度更值得学习!

上海有位霍先生

◆ 熊梅生

本版插图 杨宏富

